



田水串起山海生命線 貢寮水梯田的 老智慧與新關係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new practice
intertwined with Gongliao rice terrace, where life
is connected through ditches and sea view

方韻如 /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資深經理

Yun-Ju Fang

薛博聞 /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專案執行

Bo-Wen Shiue

緣起與初衷

2011年初的春寒，隨著當時任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的林華慶技正及貢寮人社區報的林紋翠老師，我們來到貢寮山區沒有放乾的水梯田邊。看著圓田螺(*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爬過小穀精草(*Eriocaulon cinereum*)及圓葉節節菜(*Rotala rotundifolia*)，從一字形土縫中伸出頭來的黃鰭(*Monopterus albus*)，對照剛走過東北角及大屯山臺北麓，一處處曾經豐饒但已消失的梯田生態，心中感到澎湃而訝異。由林務局支持的「貢寮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也就此展開。





友善水田提供許多受脅植物如挖耳草等的棲地環境。(狸和禾小穀倉工作室提供)

最初的動機，是為了那些曾經與農業共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濕地生物們。翻出1960年代的農藥宣導海報，瓜皮草(*Sagittaria pygmaea*)、田字草(*Marsilea minuta*)都是當時的九大寇，但這些曾經以為除不完的草，現在都很難再見。在重視保育的今天，中央山脈保育廊道及野生動物保護區域的保護傘，依舊無法緩解它們掙扎生存的局勢。尤其現今城鎮緊貼著自然發展，中間半自然的緩衝帶及某些自然演替干擾營力，嚴重被工程手段抑制，因而這類半流動淡水濕地在現實條件下依存著農業操作而殘存著。因此在「水梯田及埤塘生態保育補貼草案」的測試下，針對這樣原來就有產業相容性的棲地型態，評估「以制度彌補固定區劃」的保護方式，運用「生態系服務給付」的方式，來與農戶合作維持必要的庇護家園。

計畫開始之前的貢寮山區已幾乎沒有水田產業，零星的稻作收成大多僅供自家食用，因此雖然

有用農藥但很輕量。從30年前一整個暑假都在換工收割的場景，在2005年從空照判釋剩12ha左右，2011年初已不到10ha。然而這些農戶長年累積的完全在地不假代工的農作技術，無疑是推動工作中最重要的資產，因而一開始完全不用農藥的請託，搭配「有規範的生態勞務給付」及「收成保價收購」，開始與農戶的學習與合作，逐步測試了農產到體驗產業的幾種合作及收益支持模式，合作田區也從一開始的2.4ha，增加到今(2014)年的6.1ha。

潛在的「棲地與資源管理保護區」

雖然一開始說是保護淡水濕地棲地，但我們也企圖發掘這個人工營造的半自然產業環境，在過去的上百年歲月如何型塑這個區域的生態與生活？而在現今這樣城鎮開發緊貼著自然的時代，又因此扮演什麼角色？因此在計畫初期，有三分之一的工作



田間與溪流的生物調查、監測是近年希望向夥伴社區推廣的知能。(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比重藉由基線調查來評估保育目標，以及探討傳統智慧在保育工作上的應用性。

對照高瑞卿(未發表資料)對宜蘭地區水域生物保育熱點的評估：山區湖泊及湖泊邊緣的小溪溝、獨流入海的小溪流，我們將串連田區的灌溉引流及田水匯流的枋腳溪、遠望坑溪，都納入調查的範圍，同時進行委託專業的定期調查，以及自身農務實作中觀察的不定期紀錄。持續的調查發現：在目前6ha和禾田區中，魚蝦螺貝蟹類有19種、水棲昆蟲(不含蜻蜓幼蟲)有56種、蜻蛉目有44種、蜘蛛類有14種、兩棲爬蟲類有17種；較少見的包括：黃腹細蟪(*Ceriatrigon melanurum*)、中華水螳螂(*Ranatra chinensis*)，經公告為保育類野生動物的鉛色水蛇(*Enhydryis plumbea*)及雨傘節(*Bungarus multicinctus*)常在農事工作中可見，食蟹獾(*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常至田中採食圓田螺及石田螺(*Sinotaia quadrata*)，山羌(*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麝香貓(*Viverricula indica taivana*)、白鼻心(*Paguma larvata taivana*)等也偶會上田埂留下足跡和排遺；非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臺灣野豬(*Sus scrofa taivanus*)更喜歡覓食乳熟期前的稻穗。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臺灣植物分類學會(2012)共同出版之「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議名錄」中認定生存受脅的物種包括：小苔菜(*Nymphoides coreana*)、絲葉狸藻(*Utricularia gibba*)、挖耳草(*U. bifida*)、毛澤番椒(*Deinostema*



黃腹細蟪利用乾淨的水域及豐盛的水草環境產卵。(林秀麗 攝)

adenocaulon)、葦草蘭(*Arundina graminifolia*)。

在水域廊道的溪流調查中，枋腳溪記錄有魚類34種、蝦蟹螺貝類19種、水棲昆蟲43種。其中屬兩側洄游動物共有25種。其中按林務局(2012)出版臺灣淡水魚類紅皮書認定生存受脅的物種有：唇鰱(*Hemibarbus labeo*)、鱧鰻(*Anguilla marmorata*)、臺灣吻鰕虎(*Rhinogobius formosanus*)、黑鰭枝牙鰕虎(*Stiphodon percnopterygionus*)、黑紫枝牙鰕虎(*S. atropurpureus*)。

這樣的結果讓我們重新調整保育的目標，應該從水田範圍擴大為水域生態廊道，加上周邊森林草生地的鑲嵌地景。目前6ha出頭的水田，分散10處看似單薄，但是在周遭森林草原到河溪近海的鑲嵌地景單元中，還是扮演了資源提供或傳遞的角色，因此保育影響範圍不只田區面積。經臺北科技大學陳世楷老師的實地調查，水梯田延長降雨後的逕流路徑，透過側滲及下滲，延緩了洪峰之外也增加長時間中的伏流補注量。難怪這個計畫的推動對在地人而言，最具意義的除了維繫土地的耕耘，還有那「滿山都是田，咁著水，溪水不暴漲不枯竭，溪中到處都是魚蝦蟹」的生活記憶。東北角山區雨季長，乾季僅在梅雨結束到颱風之外的夏季，因此水梯田對於溪流水量的穩定，以及整體地景中的替代與分散水域廊道，對生物的遷移擴散及沿著水上下輸運的養分而言，都可想見過去發揮的功能及效益。從這角度來對照國際自然保護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對



貢寮維持著自家留種孵秧的技術習慣。(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水田形成的濕地環境也廣為森林動物利用，農作時常可見野生動物的足跡。(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保護區域的分類，除了有部分接近第IV類：棲地/物種經營區(Habitat/Species management area)，考量陸域到海洋的交換與流動運作，也因為水域廊道的串連影響的生態系功能完整性，而在這東北角湧升流邊緣及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的河域，類似第VI類：永續資源保護區(Protected area with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傳統地域知識與技術，是農業與環境管理調適的重要資產。

這樣的棲地及功能資源得以保留，卻有賴於一直被視為落後的農耕方式。我們一起參與各種農事，一方面瞭解如何將勞力不足的問題變成未來的資源，另一方面更想瞭解這裡的農作方式與節奏，如何與保育目標同功群的生命週期和棲地需求搭配，希望演繹出更促成保育，但也不違生產條件及意願的田間作業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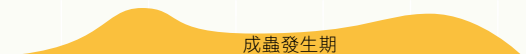

我們用樸門永續設計及永續農業的角度，檢視了在地傳統作業的適切技術，發現這都是因應地形及氣候條件的調適產物，也是與自然搏鬥後的謙遜，更源自「沫倘跟天公伯討過多」的哲學。這些適切技術包括：

(一)自家選種孵秧育苗：保留在地適存種原的結果，造就了可以少肥少藥的低投入本錢，也降低了外來種引入風險。還意外保留了在過去一元化準則選育品種下，所汰選掉的有色米等多元豐富的基因庫。

(二)淺耕：受限於地勢條件，這裡的翻犁使用手作、牛耕或小型手機械，恰恰符合永續農業中減耕(reduced tillage)，減緩了氮逸漏及對微棲地的衝擊。

(三)適切的邊界環境處理：田埂沒有人工構造物，加上無農藥低頻度割草的管理，形成良好的水域

貢寮水梯田 田間管理與代表生物節奏 對照表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節氣	▲ 小寒	▲ 大寒	▲ 立春	▲ 雨水	▲ 驚蟄	▲ 春分	▲ 清明	▲ 穀雨	▲ 立夏	▲ 小滿	▲ 芒種	▲ 夏至	▲ 小暑	▲ 大暑	▲ 立秋	▲ 處暑	▲ 白露	▲ 秋分	▲ 寒露	▲ 霜降	▲ 立冬	▲ 小雪	▲ 大雪	▲ 冬至
稻作 期程	休耕蓄水氧地				插秧		抽穗弄花				休耕蓄水養地													
	浸種		秧床育苗		分蘗		孕穗		收割曬穀															
	(幼苗期)				(分蘗期)				(伸長期)(結實期)															
田間 管理	糊田埂、整地				除負泥蟲				田埂、田壁除草				翻田											
	掌草、施肥																							
	趕雁鴨								趕野豬															
	巡水田																							
黃腹細總 生命週期	稚蟲期																							
挖耳草 生命週期																								
																								
馴養蜂 蜜源	桉木		紅楠、香楠		台灣澤蘭、咸豐草				森氏紅淡比 杜英、樹杞				水稻、魚腥草、 水芹菜				刺蔥、台灣澤蘭、咸豐草				桉木(碎米茶)			



林務局重要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Environmental Ethics Foundation of Taiwan

到陸域的推移帶；田階駁坎構造物的強化也以砌石處理，保持自然而多孔隙的環境。終年不把田放乾，水質、水位、土壤條件及植生穩定，除了犁田為較劇烈的變化之外，對緩流及靜水域的生物相、定居性掠食動物、底棲腐食動物都維持時間上的棲地條件連續性。

(四)不吝分享多餘，將其他生物納入生產運作系統：田埂的綠帶及孔隙環境，吸引包括掠食者的多樣生物棲息，有助於種間自然控制。多樣的伴生植物提供農戶更豐富的利用資源，也在田間「掌草」及翻耕的過程中，形成自然肥料維持地力。蜜源的安全又多元，保護了授粉昆蟲的族群，農戶也因此有更多元的收穫利用。

(五)保護土壤生產力並避免流失：長期維護的階段平臺，有效將逕流懸浮物攔阻在田畦內，這些

攔截下來的土壤及養分，也是農人的重要資產，因而管理目標與水土保持公益目標一致。在田階與溪溝交界處，也有保留濱水植群保護帶的作法，除了減緩逕流邊坡沖刷，也成為水域食物網的起點。

(六)在承載量與環境恢復限度內，盡可能循環使用資源：貢寮水田開闢時的地景，基本上已經在環境的承載限度下。以生物多樣性保育為目標的耕作，更是在收成的考量上重新將環境的承載限度拉高。手工或蟲篩蒐集下來的害蟲、傳統割稻方式帶上來的稻桿稻葉及未熟稻、加上碾米之後的粗糠，都成為家戶養雞的飼料，在農牧混作的產出上，充分應用資源來循環。森林副產物的採集，也都有適量取用及再扦插的作法。「掌草」及翻犁的施肥功能，也都將共生的植物所固定下來的養分，再次循環到地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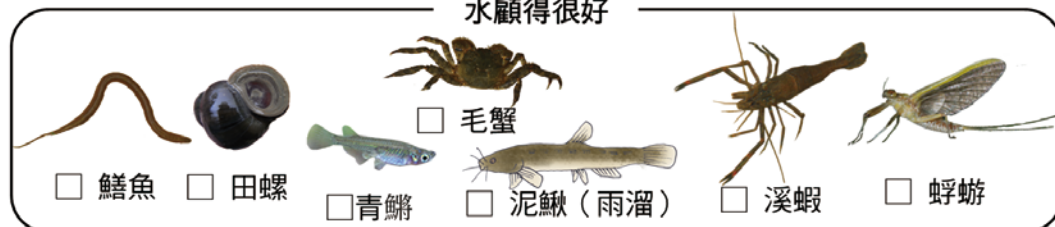
農友田間生物紀錄表

紀錄人：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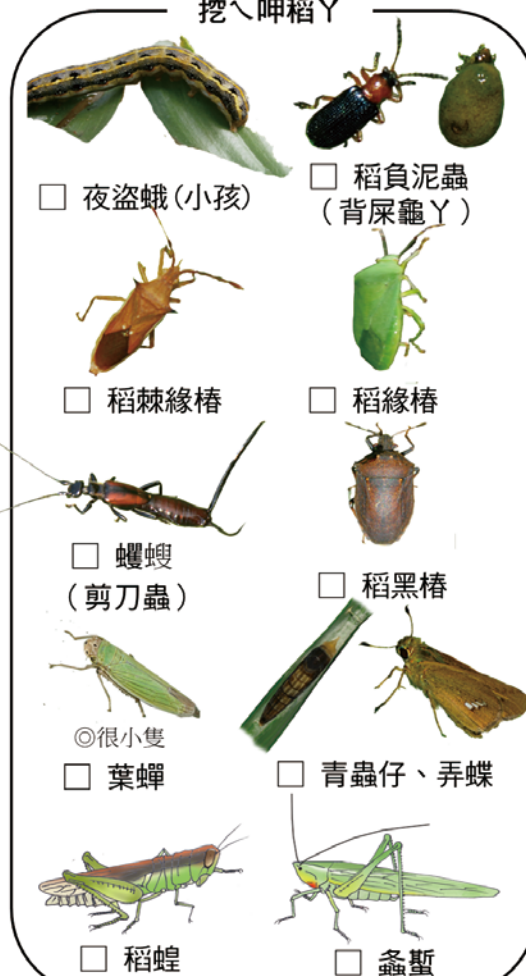
紀錄時間：_____

田裡有看到就打 ☒

水顧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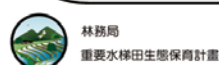
挖ㄟ呷稻丫



田裡來幫忙



很特別

林務局
重要水梯田生態保育計畫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Environmental Ethics Foundation of Taiwan

以農民田間生物紀錄表培養農民對共生生物的注意，並測試可能的生態檢核方式。(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貢寮和禾梯田的農事節奏與環境互動出特訂的棲地環境。(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我們承諾與生物共享——
從「在地田間管理」
淬取出「保育目標下的作業原則」

原來只要改變用藥習慣，確保田間蓄水，在地的傳統田間管理就可以與許許多多的生物共生！於是我們有了更清楚的生產規範，並保持逐年從保育成效及現實操作間，互相回饋調整的彈性。由於這也代表後續相關農產品的生產履歷，因此將合作戶集合組成「和禾生產班」。「和禾」的品牌名稱，源自「和」字是關係的建立：重新鏈結人和自然、消費者和生產環境的關連合作，圖像也象徵「用口支持生態稻禾」。第一年與雙溪餅店林偉雄伉儷合作推出「和禾米香」，在老店的加持下也透過禮盒設計傳達與環境共生的獨特產品故事。目前主要由2013年在地成立的「狸和禾小穀倉」負責收購管理「和禾米」，並研發以米為主食材的其他品牌產品如「和禾小穀力」；除了米本身，也結合了田間共生植物的可持續收穫，還分享在地農戶

取自大自然的獨特禮讚，如：蜜蜂和夥人的「紅淡比蜜」、收割後田水中優勢白花紫蘇加味的「和禾餅」、田間傳統洗浴芳香植物的「小狸洗皂」。活動期間的「狸山迷你市集」或「狸山風味餐」，也常可分享取自山野的椴木木耳、蔞菜雞湯或煎蛋、山羌吃剩桂竹筍等，充分展現里山生態生產社會地景的特色，也找回現代都會人與環境斷裂的連結。

結合臺北科技大學調查水梯田的水文貢獻。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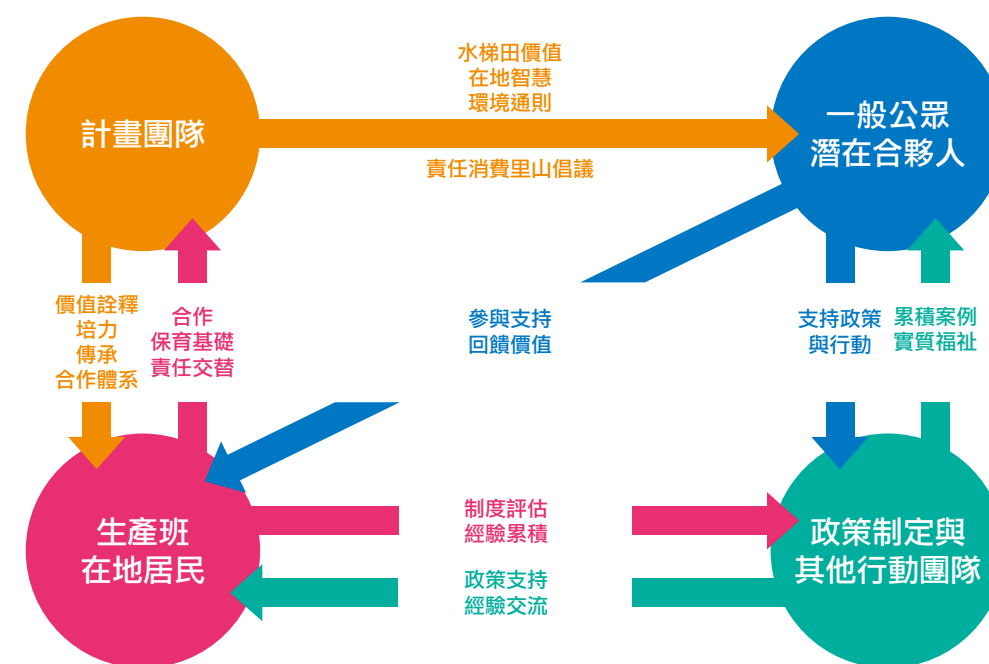
越吃越豐盛的和禾米家族。(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當米及米食品獲得支持增加了收益，陸續有更自發的擴大復耕，以及對生產環境的整頓投資。也陸續有人建議更接近平地的管理方式來提升產量，例如最顯而易見的「曬田」。但推動續耕的保育初衷不能因此被排擠，也就是說，這裡的稻米產量及銷售，可以回饋在地經濟及保育投入，但發展方式的設計，不應讓產量帶來的誘因改變農戶原有對環境的照顧與讓利。同時我們也一直在問：當農人所花心力不只生產糧食，有沒有糧食市場之外的穩定支持機制？而當土地上的體驗或文化產業也在市場競爭，攸關公眾及跨世代環境權益的生態系服務，可以只由市場競爭結果來決定品質嗎？

因此這個計畫堅持推動「生態勞務給付」的設計與測試，希望能提供管理公共財的公部門，參考做為未來發展生態系服務維護的制度支持工具。

本計畫以林務局的「水梯田與埤塘保存及復育補貼政策與實施要點草案」為藍本，考量友善農業因此平均付出的勞力對價，以及能與休耕補貼相當的對地給付金額，訂出友善耕作及蓄水維護的生態給付標準，並需連續施作維護的誘因。一方面以「和禾田間管理規範」做為嚴格的驗收標準，彰顯友善環境是生產班組合的根本；一方面也具體提供農戶市場體系以外的直接經濟支持：即使收成不好，但經營環境的付出也會有相對的報酬。

另一個推力的機制在於「稻米分級保價收購」，收購價也依環境的友善程度清楚分級：不從外界投入肥料的自然農法「阿獐米」，最受鼓勵；其次是施用有機肥的「穀精米」，生產比例最高也最受消費者青睞；嚴格不用農藥但合理化學用肥的「田蠶米」價格較低，大半供作加工的「和禾米香」及「和禾小穀力」。



貢寮和禾水梯田保育歷程中，各角色的互動影響關係圖

尊重與支持的學習體驗， 離開時餘溫猶暖。

這些水梯田或其他生態服務的經營者，提供對環境對人都健康的米糧，並承諾維護水資源及生物多樣性等環境服務，這當中付出的是他們的智慧、經驗與勞務。為了提高這些付出及環境本身在市場上的附加價格，並且為了讓這些文化與環境的價值得以被理解，從計畫一開始便由人禾基金會發動域外(ex-situ)的公眾環境溝通，爾後隨著計畫合作農戶組成「和禾生產班」，歷經不同類型的域內(in-situ)活動辦理，以及「體驗型保育和夥人」與農戶關係的建立過程，讓農戶看見體驗產業的樣子，並逐步提高參與程度。計畫第4年的2014年，以「狸和禾小穀倉」為統籌窗口，拉著想進一步投入的農戶及在地青年扮演「拋頭露面組」，正式推出由生產班辦

理的生態旅遊服務。這新的產業機會來自被公眾所支持的「和禾價值」，因此需要整班那群默默耕耘不喜出面的親友能繼續照顧土地；同時也要有幾位期待一輩子就在土地上安身立命的中壯年，他們沈默認份但不減應被尊重的價值。生態旅遊的相關收益，除了增加個別投入的農戶收入、支持狸和禾窗口的運作，並提撥一定比例做為生產班的保育基金，並推動「米糧型保育和夥人」，強化對「默默耕耘組」的支持。

生產班只有部分農戶屬於「拋頭露面組」，發展體驗旅遊產業，他們雖然因此有較多收入，也知道在這樣的想法下，而所有拋頭露面組及狸和禾因此的收益，以及「米糧型保育和夥人」的推動，都有「共同基金」的提撥，投入支持生產班的共同運作，並做為緊急應變之用。



青年割友會發展到後來已成為學習換工的重要平臺。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為了照顧環境並有健康糧食，農人捨棄農藥，
以古法防治負泥蟲。(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目前生產班已推出了體驗四季脈動的主題活動「和禾小旅行」，以及供團體預約組合的套裝行程「和禾深呼吸」。在考量環境及生活圈承載量的條件下，由農人、在地青年及計畫團隊分工合作，提供外界認識環境參與保育的機會，也因此獲得收益的支持與精神的鼓勵。這樣的尊重互惠，讓每一次的旅行離開時餘溫猶暖，也使各式體驗及教育型態的環境溝通，促成了如前頁各個角色互動圖示的影響。去年受惠於復耕推動的農家，也提供生產班租用「公田」，做為發展共同體驗產業的基地，並同意舊田寮整建，

解決山上一直缺乏的實體窗口，讓更多遊經此地的民眾，有機會以尊重互惠的方式認識生產班及水梯田。

給一個支點與機會， 讓在地的恢復力展現出來

第一年當我們說不要用藥，阿伯們最大的「操煩」是負泥蟲(*Oulema oryzae*)，在我們還在想方設法時，只在文獻上看過的蟲節tang-hiae重出江湖。當綠色保育標章的認證協助轉型後，這些從農業革命之前就開始耕作的農人，放下數十年補貼鼓勵下的



貢寮國中校本課程已結合水梯田的農式傳承掌草與保育觀測。(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除了生態在地還有許多與環境長期互動的智慧，逐步發展成學習交流。(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化肥經驗，面對不熟悉的有機肥，農人即是田裡科學家的骨氣出來了，竟主動決定連有機肥都不施，回到「掌草」的在地循環。因此「阿獐米」誕生，自然農法的面積也逐漸因為嘗試結果收成不錯且成本更低，正逐漸增加中。在有機肥料難免有油粕影響生物棲地水質的疑慮下，這個意外的進展及事後收穫的好品質，讓我們對於從傳統在地智慧中找答案，以及重視農人在土地建立的經驗及知識體系，有更多的體悟。這些傳統田間智慧的奇妙再現，恰恰呼應了新的永續農業中，保種、養地力、循環資

源、減少氮逸漏等呼籲，加上農人開始學習現代保育觀點的田間生物觀測，也有機會與來自宜蘭和美濃的友善小農們，提供互相學習的推廣可能。

體驗產業除了思考有哪些知能及美好經驗值得分享，也將問題轉型成資源：原被視為產業劣勢的勞力需求，可以是重要的變成體驗資源，並在這些真槍實彈的操作過程中，創造傳承與深度學習的機會。第一年開始的「青年割友會」巡迴山谷，讓農戶感受交流的熱忱與可能性，也激盪出很多不同的土地觀點；這是後來「保育和夥人」制度的重要先驅，也是工作



貢寮里山人有馴養野生蜂並採蜜的傳統，回報以無毒而高多樣的蜜源環境。(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提供)



從各種農事發展出人地互動的學習體驗。
(狸和禾小穀倉工作室提供)

表 1. 支持貢寮水梯田產業的收益合作與權益關係

收益與合作介面	實際內容	形式	權益關係的互動
環境品牌之農產及副產物	和禾米、友善田間副產物、森林副產物、加工產物。	生產銷售	農人—社區社會企業—消費使用者
維護生態系服務之勞務給付	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付費支持生態系服務的維護，以達成環境建構或環境效益指標作為對應給付的檢核。	對地對事給付	農人—公部門—環境使用者（生態系服務效益受惠者）
環境、文化及生產過程的體驗分享	以友善田間活動、環境文化學習為主的體驗與學習。	體驗學習活動	農戶—社區社會企業—活動參與者

中傳承技能的平臺。延續了4年竟促成了一支金牌青年割稻隊，貢寮地區青年、人禾親友、臺大穀雨社及農陣青年，形成既快閃又有組織默契的組合，把半機械半人工的收割方式傳承下來。在過去必須參與農事的國中年紀，也透過貢寮國中的校本課程結合，從教師的學群研討開始啟動，七到九年級從「掌草」的學習、到田間與溪流生物的觀察，更瞭解並重視家鄉產業的價值，甚至可以在暑假上山參與割稻工作，獲得真實與環境互動工作的樂趣。

產業與保育，藉由權益關係人的合作層疊累積

由於計畫之初正逢水梯田環境的快速消失，要維持這種稻作產業的存在，必須與時間賽跑。從初期的生態系服務之勞務給付(Pay for Ecosystem Service,PES)試行、第一項產品推出解決了銷售問題，到持續經營網路平臺帶動多元的分眾參與途徑，再把這些參與形成的產銷鏈，串起來擴大支持的力量。這當中我們想謹守一個原則：「避免由計畫引入不均勢的資源或決策，直接決定這些人家生活空間及生活形態的未來」，但尋求合作發展的過程盡可能促成環境權益關係人的參與，並朝向保障生態系服務的維繫，也就是里山倡議三摺法所談的，「建立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來維繫多元生態系服務的品質，也讓對此有貢獻

的社區，能得到實質的回饋與支持」，於是過程中策略的擬訂推動，一直靠這三項工作的互相回饋並調整：「保育目標與在地技術的研究調查—友善環境產業的體質充實—環境價值與互惠觀念的公眾溝通」。

在這個原則下多角度的合作模式逐步開展，也在每一種小規模測試下，讓參與的農戶對我們所描述的可能願景，有更具體的理解，避免一下子往單一方向投入太多資源而來不及轉彎。從中也協助農戶評估是否有對家庭及社區有衝擊？是否有要調整之處？若有意願那要怎麼建構進一步發展的能力與組織？這些合作關係主要包括表1中的三類：

這合作關係促成的多元參與，也給了當中投入者很大的助力，不管是勞力、經費、專業，或是情感上的鼓勵與價值的肯定，更多更直接的來自對健康農產品的認同或依賴。也有更多人肯定林務局的前瞻，而願意在政策推動時「讚聲」。

從保育 2.0 到保育 N.O，「你和禾」的新關係！

和禾的主要基地原本就是人口少的「散村」，位在農產業已式微許久的大都市邊陲，四、五十歲這輩自年輕就大多已在外打拼，因此這個計畫注定不適合單以農村生產結構恢復為策略。這多少也反映了許多都會邊緣的保育，不能只期待把環境功能



整個水域生態廊道的保護，保障了如黑鰭枝牙鰕虎等洄游生物的延續。（狸和禾小穀倉工作室提供）

放在農業的附加價值中，就可以被保全下來，而是需要積極地彰顯它在區域環境安全保護及永續發展中的必要性，從區域規劃及不同環境相關主管業務中，都同時被關切。

前面所陳述的階段成果，其實並不是投入非常多在地人，或說有很有組織地統整推動的結果；反而是由不同的權益關係人，在一項一項的工作中去磨合組織的發展階段。參與者包括一開始因為理念進來推動的外地與在地團隊、被拉進來合作的農戶、過程中找到認同的民眾，以及山下、返鄉或定居在外的貢寮人，還有更多觸及區域公共政策的公務單位。這些足以改變未來的投入或合作方式，就不只單是就業人口一項指標，而是生活、照顧家人、多元經濟收入、找到新價值感的一個組合選項，我們來這裡尋求合作，是要在現實的環境中實踐出這樣的可行性。

但也因為並不是夠大的規模經濟，仍有極大受外界影響的風險；同時也回歸到這件事的本質是環境公共議題，而非只是一個社區的發展或利益，因此需要有足夠回應環境影響範圍的權益關係人網絡，一起來參與。也就是生活在現場的人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活環境；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的居民、要持續享用漁業資源與生物多樣性的眾人等，也有管道積極參與這些環境服務品質的確保；山上人家決定

私領域如何經營的同時，也能關照到對這些公共環境的長遠影響。因此發展的地域產業，是從「外地想像的觀光」，謙虛轉化成「尊重在地選擇與生活的參與」，又進一步「照顧到在地環境服務所影響的外地人福祉、與大家共有的自然資本」，然後願意在消費中投資支持，願意納入發展的承載限制不以經濟量體為指標。

這個重新被定義的「在地」，是真實的「環境影響範圍」，跨越行政範圍，也跨越世代。我們希望在這努力下，能夠讓這因理念認同而成形的「社群支持農業」，再回歸到真實地域相關的「社區支持農業」。貢寮山上歷經淡蘭古道的繁華、到鐵路興建幹道的移轉，以及濱海公路國道五號所影響的更迭，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地位，這是純從交通區位所影響的過去式。現在，當我們開始發現：發展需要生態環境的健全、文化的差異與共同是心靈原鄉的趣味所在、在地技術的傳承是未來知識庫的重要基礎時，誰說這不會是新發展的發動機？期待每個區域都有新的「你和禾」的關係重新被連結，因為農地不只產生糧食，也運作著其他環境服務，承載著我們共同的未來！

更多瞭解及追蹤，歡迎上：「貢寮·水·梯田」部落格、「狸和禾小穀倉」臉書及部落格。